

藏

書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七之八

二疆主名臣

商鞅

○毛遂李向

○韓非申不害

周勃

鼂錯

鄧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鄭吉

王尊

董宣

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寇準 ○附高瓊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种詵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藏書名臣傳卷七

○二彊王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

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
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
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
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
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
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
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
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
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

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剗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

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

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

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勦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
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
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

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
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
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
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斗，平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

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

○ノ○是○

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

下流該歟

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

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痤之言也。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

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亦通得

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
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
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
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慮
無有今君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煙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子之壽乃余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處爲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
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子方同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
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
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
爲秦此人之情也今土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
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
不好文學每名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
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
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季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
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
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
仁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
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

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金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昭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

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及邪于是
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
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

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歿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常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

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
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
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卽請
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
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
發病歿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
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會實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
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
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
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
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
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黷錯擅適諸侯削
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

蠶虫

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策治行後十餘日丞

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

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

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歿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
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
錯歿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柑口
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
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爰盜，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景之愚亦太其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宜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寃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捨

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指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

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宣從事。匈奴素聞鄧
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
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
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鄧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遜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

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畱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畱歲餘單于外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持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
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
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駝出犂出徙邛出夔初漢欲通
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
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
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

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
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
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
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
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
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于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
戾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

崩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
衆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畱居會單
于歿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
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
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
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

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
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
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
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

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佩環玦，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屣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

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跡
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勝之亦非庸人非庸人敬納其戒深
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
爲青州刺史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
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
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

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檐，襜著黃，冒詣北闕，自謂曰：「太子公車以問。」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之。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卽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

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歿唯遂與
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
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
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名見形額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
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
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
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

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芟艾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宣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
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尤好臣非知此乃臣
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
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

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
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
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
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
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
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
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
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歿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
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妙妙毋敢動動滅
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
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
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
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
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詬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侯張如法而辨以高第
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
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
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
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
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
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

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
輔送獄直符史詣閭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
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
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
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
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
太守徐明薦尊不宐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

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

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
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
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
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
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
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
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

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

三〇次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

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

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好、偏、上、有、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
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
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知○愆○歸○慙懼免冠謝罪

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四○次○

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

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姍上不空備位九卿

○五次

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
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恭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
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
蠲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筭張崇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

上于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會誅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此議
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而一
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
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英工之
大惡尊以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

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卞賢
卞佞。豈不甚哉。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
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
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正尊。尊終不肯去。及水
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
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
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

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二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
當水衡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
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
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
臆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聞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赴歿乎。」

真聖主

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驂騎特原

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

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

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為江夏太守宣到

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

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

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

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

罪

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歿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垂請得自殺卽
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歿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
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釋○手○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
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
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
死乃知之。